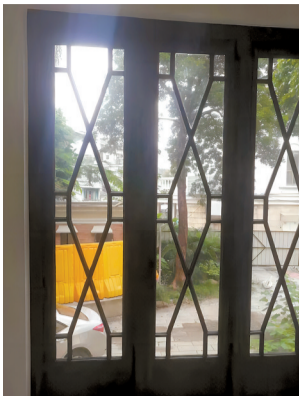




■修复前外立面为水刷石(2010年2月30日)



■修复后的法式落地窗被帷幔遮挡(左图:用帷幔遮挡前;右图:用帷幔遮挡后)

## 遗憾:文物建筑核心构件被展陈遮挡

“在广州的公馆建筑中,它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在广州的西洋古典居住建筑中,这应该算是最完整的。它的艺术价值、布局、风格、空间结构,以及装修,在广州都没有类似的建筑。”彭长歆曾这样评价陈公馆。

然而,与2020年初探陈公馆时相比,新快报记者发现,不应错过的第七个打卡点:一楼曾经在不当改造中被拆掉,又砌了墙,后修复如初,能在室内饱览后花园秀色的法式落地窗不见了踪影。原来,这些落地窗都被关闭并用帷幔遮挡了;连一楼大厅右侧通往廊台的法式落地窗也都被关闭,且被展板遮挡,你或许会错过玻璃门后的第八个打卡点:廊台,及缀满小花的铁艺方格(建议在室外同一个位置拍一张)。

二楼尽头房间的一扇法式落地窗虽然可以打开,但因为布置了展品并加了围栏,你无法推窗走到窗外精致的弧形小阳台,回味百年前倚栏听风的时光。

除了关窗,不少改成展厅的房间的门也被关闭,本来开阔、敞亮的室内空间在布展后变得阴暗、郁闭了,而人工光源又聚焦于展板与展品,使人失去了对历史空间的感知。天花上那些精美的线脚也隐藏在阴影里,巨大的展板架、空调和管线抢了这些线脚的风头。

而由于一楼大厅光源聚焦于展标,你有可能错过前面提到的第二个打卡点:大厅天花上美丽的八角形图案。

据工作人员介绍,关窗并遮挡窗外的阳光,是为了营造展览的氛围,并突出大厅的展标。

对此,一位文物专家说:“我觉得有点遗憾,在历史空间里面做展览肯定要呈现历史空间的氛围,文物建筑里面有很多核心构件与装饰,比如天花、线脚、窗户,现在都不

突出或被遮挡了,对历史空间的呈现不充分。”

他认为:“在历史空间里布展更强调协调性,在不破坏文物结构安全与构件装饰性的前提下来做展陈。其实在陈廉伯公馆这种历史空间里面做展陈不应做太大的展板和展标,尺度要小一点。历史空间才是核心,要让观众有空间体验,更愿意停留,现在展陈喧宾夺主了。”

同样以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为展览馆的逵园艺术馆的负责人遗憾地说:“展陈没有兼顾、融合、体现出建筑的特色和精髓,可能是展陈设计方式不够理想,缺乏文物建筑呈现和结合空间特性的理念,浪费了展示空间独特的建筑特色,这样的设计在随便一个其它的空间做都可以。陈廉伯公馆是有针对性的展示空间,其实只是参观修复后的公馆已经很好,本身修复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是临时展览还是常设展览的展示,都应该尽量做到为建筑空间锦上添花。”

一位文保专家指出:“建筑遗产活化利用中的遗产展示是很重要的,需要普及与教育。”

陈廉伯之弟、曾为广州总商会会长的陈廉仲的孙女、市政府参事陈安薇曾建议陈廉伯公馆活化利用为博物馆,在观展之后表示:

“在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公馆里展出清末民初的工商业史,内容很贴切、生动,当然,从活化利用的角度看,还有不少待改进之处,比如展览内容仍略显苍白,不够丰满;未能让展览与建筑特色并存;尤其感到遗憾的是修缮设计者与工匠们精心复原的建筑各部细节没能充分展现在观众眼前……不过无论如何,能看到公馆走出重生的第一步,已深感欣慰。希望能继续完善、改进,把这栋建筑的精彩之处连同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呈现出来。”

## 连廊、更楼将被修复

而期望了解建筑历史、艺术价值、风格特色的观众可能会感到不满足,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待补充,或者可以借鉴上海孙科别墅以互动式、参与式、趣味性的方式来进行建筑遗产教育。

值得期待的是,经新快报记者建议,陈廉伯公馆的历史环境——被大部分拆除的连廊,和广州仅存的两座更楼已被列入修复计划,废弃的后花园也将被整理。

负责修复的彭长歆透露:

“连廊修复之后,让大家知道花园的边界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边界能限定公馆在荔枝湾涌,以及与相邻社区的边界,大家看见廊就能想象到以前旁边就是涌,就是码头,以及廊与更楼限定的花园等,恢复历史空间格局传达的意义就在这里。”

彭长歆建议:

“等连廊修复之后,花园整理出来之后,可以把建筑的特色,公馆、花园复原的过程,作为一个文物修复的典范进行完整的介绍。”



■连廊原貌



■最美旋转楼梯

## 公馆外立面线脚部分从黄色改成白色

导赏之旅还未结束哟,还有最重要的第六个打卡点——相信每位观众游客都会在气宇轩昂的公馆正门前留影吧,彭长歆曾对公馆的外立面赞赏有加:“原来立面上所有的历史信息都被后刷的涂料糊掉了,我们很精细地把每个细节都还原了,它的细节很丰富,檐下板都有线脚,柱头上有细小的花纹,所以这栋楼的细节在广州应该算最完整的,有阳光的时候很漂亮,因为它有细节,阳光投射后形成的阴影令建筑有着迷人的精致感。”

对这些迷人的细节,关注陈公馆修复的人会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与2020年9月完成修复之初相比,陈公馆的外观不再是通体黄色,而是在线脚、窗套、挑檐、栏杆、柱子顶部、穗花装饰等处都改成白色。

这是经过重新考证、两次专家论证后“不断接近本色(彭长歆语)”的结果。

2020年9月,原貌修复的陈公馆外立面从不当改造的水刷石变成黄色涂料,就有市民质疑:“就算外立面以前是黄色,哪有连屋檐下都涂

黄的啊?”(北门正街hp dum201311)

也有一些文物专家提出:按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线脚、麦穗装饰等应该是白色的。

尽管对陈公馆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历史研究,并通过考古探底、查阅文献、参照公馆旁边同时期建的更楼、连廊等方式考证原立面色彩,彭长歆也承认对线脚色彩的考证依据不充分,一直有疑虑并不断讨论,后来市文广旅局又组织了两次专家论证。

参与论证的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李继光说:“我亲自爬上更楼,刮开线脚部位勘察,发现是白色的。”

在上述部位改成白色之后,李继光满意地说:“现在立面效果好很多,修得挺好,做得很严谨。”

得知公馆被活化利用为博物馆,李继光称许道:“能用起来,这样就最好啦。文物建筑最好不要空置,所谓用,就是要有人气,没人气建筑就容易烂。”